

## 第二章 川普新政下的印太防務重整與建構

詹祥威\*

### 壹、前言

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J. Trump）在第一次任期內，發布《美國國家安全戰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NSS 2017），明確將中國定位為主要「戰略競爭者」（Strategic Competitor），一改前面數任關於「圍堵與接觸」（Containment and Engagement）的政策，並將中國視為對美國安全與繁榮的挑戰，在政治、經濟、軍事及資訊領域的競爭行為，包括網路、經濟、操縱國際貿易規則及在印太地區的軍事擴張等；同時將中國的政治體制描述為「壓迫性系統」，與美國推崇的「自由社會」高度對立。

第二任期至今，雖尚未對外發布正式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但從諸多跡象顯示，其延續第一任期的路線並未有太大改變；無論行政命令、白宮事實陳述及高層官員的公開言論，顯示其繼續將中國視為首要安全威脅，並強調其作為「崛起挑戰者」的角色。此外，當前動盪的關稅戰與投資政策修訂，都顯示美國將中國視為最大安全威脅的戰略視角，一方面藉政策調整重塑資源與路線、二方面則鞏固此戰略視角。

印太區域被認為係當今全球最重要的地緣政治和經濟發展舞台，作為全球人口最稠密、經濟增長最快的區域，其對美國的經濟、外交和軍事影響力至關重要。此經濟活力與區域穩定和安全緊密相連，體現在對「自由、公平和互惠貿易」以及「開放投資環境」的共同追求上，這些都被視為實現繁榮的目標，此亦為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安倍晉三、あべしんぞう）主導「自由開放的印太」的主要核心精神。

當前，印太的戰略格局正經歷權力平衡的顯著轉變，特別是「中國崛起與威脅」，這促使包括印度和日本在內的許多國家增加國防投資進而

\* 詹祥威為財團法人國防安全研究院網路安全與決策推演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改變整體戰略思維。此區面臨的持續安全挑戰包括核擴散、海上安全、恐怖主義以及懸而未決的領土爭端等，都可能在無意中削弱區域總體性的安全目標，及區域不穩定的可能性持續增長；而川普任內提出「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的概念，並且多次在「國家戰略」層次點名中國作為「戰略競爭對手」，因此美國後續的安全政策著實對區域的安全發展有深遠的衝擊與影響。

本文綜整川普二任期中，對於軍事安全項目在印太地區的重整，以及各項防禦事務的調整作為，分析對此區的動態影響，以及各國因應之政策安排與調整，整體域內安全政策基調應仍是強化既有地緣聯盟網路，如「美日安保」、「四方安全對話」（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 Quad）、「奧庫斯」（AUKUS）等，以及美國自身的前沿部署與存在等，旨在動態安全威脅環境下，調整防務資源與整體友盟間的安全相互搭配與支持。

## 貳、川普前後任期國安政策

從 2001 年起，美國小布希（George W. Bush）總統到歐巴馬（Barack Obama）任期內，深陷中東「反恐戰爭」（Global War on Terror）泥淖，估算約 20 年間至少花費 8 兆美元的戰爭經費，一方面對防衛預算與後勤支援造成嚴重負擔，二者更對整體國力發展造成重大損傷。<sup>1</sup> 在 2015 年後期，歐巴馬與希拉蕊（Hillary Clinton）重新將目光聚焦在亞太地區，提出「重返亞太」（Pivot to Asia）的概念，一方面意識到在該區的國家國力增長，而美國錯失延伸影響力與領導力的契機；二方面亦是面臨中國在該區域的影響力增長，以及日趨擴張的領土野心，使美國意識到調整整體戰略的必要性。<sup>2</sup>

---

<sup>1</sup> Costs of War, “U.S. Federal Budget,” *Thomas J. Watson Jr.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nd Public Affairs*, July 2025, <https://shorturl.at/nImgc>.

<sup>2</sup> Kenneth G. Lieberthal, “The American Pivot to Asia,” *Brookings*, December 21, 2011, <https://shorturl.at/7HIRm>.

而顯然歐巴馬政府調整的步伐過於緩慢，使得川普在競選期間多次批評「中國震盪」（China Shocks）嚴重傷害美國國家利益；<sup>3</sup> 因此在 2017 年 1 月上任後，川普領導的美國政府對中政策進而產生重大轉變，其核心理念建構在認定過往與中國的「圍堵與接觸」策略已失敗，而中國國家實力的增長是以美國衰退為代價，同時北京正試圖將其自身願景和價值觀強加於當前國際體系。川普首份《國家安全戰略》即闡明了，其認定的國家安全四大支柱：保護美國本土、促進美國繁榮、藉實力維護和平，及提升美國在全球的影響力；<sup>4</sup> 此外更明確將俄羅斯與中國定位為美國的主要戰略競爭者，認為其為「修正主義者」挑戰美國戰後秩序，促使全球整體格局產生鉅變，因此美國有必要進行調整與重塑。

2017 年的《國家安全戰略》以「現實主義」為核心強調「美國優先」，提出應在維護國家主權與安全的同時，運用政治、經濟、軍事等多維手段，重塑美國的全球競爭優勢；並且整體態勢從「反恐戰爭」轉向「大國競爭」，而競爭的重點即是前述提及的中俄。川普對中國採取競爭性策略，其基礎是對中國的意圖和行動進行「清晰評估」，重新評估美國的戰略優勢，並認定雙方的潛在摩擦與利益衝突會更明顯，而其雙重目標是提高美國自身、聯盟和夥伴關係在應對中國挑戰方面的韌性，並迫使北京停止或減少損害美國重要國家利益的行動。

第一任川普時期的整體對中戰略，可區分為「經貿」、「科技」、「軍事」與「聯盟」進行分析；「經貿」部分美國啟動《1974 年貿易法》第 301 條，啟動對中國「不公平貿易作法」的相關調查，明確點出中國「強迫技術轉移」、「侵犯智慧財產權」等做法傷害美國利益；隨後於同年對中 2,000 億美元的輸美貨物加徵 10% 關稅，後提高至 25%；此外，將與解放軍相關的軍工產業列入禁止清單，以及將華為等列入實體清單限制美企向其出售零組件等。<sup>5</sup>

<sup>3</sup> Helena Vieira, "Is Donald Trump Right When He Claims that China Hurts US Workers?" *LSE Centre Piece*, July 8, 2016, <https://shorturl.at/IpTXL>.

<sup>4</sup> Donald Trump,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e White House*, December 2017, <https://shorturl.at/S5tuZ>.

<sup>5</sup> Stephanie Segal and William Alan Reinsch, "Section 301, Tariffs, and Chinese Trade and Investment," *CSIS*, March 23, 2018, <https://shorturl.at/jnHR0>.

在「科技」方面，商務部與國土安全部門等啟動全面性調查，從邊境與移民安全、經貿安全、網路與基礎建設，及海洋安全等區塊著手分析，進而以行政命令禁止中國在關鍵基礎設施、稀土、電信等領域持續加大對美影響力的相關作為，並針對本土美國企業進行補貼及重建本土產能等。<sup>6</sup> 在「聯盟」方面，2019 年的印太戰略明確點出「備戰」（Preparedness）、「夥伴」（Partnerships）與「強化區域網路關係」（Promoting a Networked Region）等，強調鞏固區域聯盟、擴大海域執法與多國合作，並且藉既有機制強化資訊分享，重申同盟義務以及擴大聯合軍演等。<sup>7</sup>

2018 年的《國家防衛戰略》（*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NDS）則將「大國競爭」列為國防部維繫國家安全的首要任務，主張「優先發展遏制中國的戰力」，加速核子、太空、網路等能力現代化，並重振對台日韓、印度、澳洲等「印太夥伴」的安全合作，推動「自由開放印太」並加強區域聯合軍演與安全合作，同時持續在該區域「自由航行任務」（Freedom of Navigation Operation, FONOP），增強在菲律賓、南海島礁與台海周邊部署，並與台、菲、日合作飛彈警戒與反艦巡航等。<sup>8</sup>

整體而言在川普第一任期，已明確將整體美國國家戰略與資源整備的目標，由 20 年間的「反恐戰爭」重新轉向「大國競爭」，並且明確將「競爭」目標定義為非民主自由的中國與俄國；同時點名中國在除軍事安全的各個領域中對美國以及全球秩序所構成的嚴峻挑戰，並且要求以「全政府途徑」（Whole Government Approach）盤點資源，並制定全面性戰略應處中國造成的威脅。

一般普遍認為拜登（Joseph R. Biden）所代表的民主黨政府較為「親中」，<sup>9</sup> 然而在川普執政的幾年之中，「中國威脅」已成跨黨派選民對於

<sup>6</sup> U.S.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Office of Strategy, Policy, and Plans, “DHS Strategic Action Plan to Counter the Threat Posed by the PRC,” *Homeland Security*, <https://shorturl.at/iHg7y>.

<sup>7</sup> “Indo-Pacific Strategy Report,”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June 1, 2019, <https://shorturl.at/MHqUQ>.

<sup>8</sup>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18, <https://shorturl.at/e90WX>.

<sup>9</sup> Evan Osnos, “No Panda-Hugger,” *The New Yorker*, May 17, 2009, <https://shorturl.at/owuFA>; Patricia Zengerle, “Biden Cabinet Picks May Face Rough Republican Reception in Senate,” *Reuters*, November 25, 2020, <https://shorturl.at/8L0Es>.

中國之定義，<sup>10</sup> 同時在民主、人權等議題上也屢見國會跨黨派成員共同表達對中的強硬立場；<sup>11</sup> 例如在 2020 年參院的商業、科學和運輸委員會聽證會，便以「中國挑戰：調整美國經濟政策以增強韌性與競爭力」為題召開聽證，強調中國不公平貿易行為、智慧財產權竊盜、市場操縱等行為嚴重傷害美國國家利益，以及對美國國力因此造成重大損害。<sup>12</sup> 鑑於此種跨黨派、民眾間的普遍共識，拜登的 2021《暫行國安戰略指南》（*Interim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Guidance*）將中國定位為：綜合國力競爭者、修正主義者，以及全球戰略挑戰者；認定其為唯一有能力結合經濟、外交、軍事與科技實力，對穩定且開放的國際體系發起「持久挑戰」的競爭者，且北京不僅在區域內日益自信且具侵略性，還透過各種手段意圖「制衡美國力量並阻礙捍衛自身與盟友之利益」。<sup>13</sup>

2022 年的拜登版《國家安全戰略》延續上述《指南》對中國之定義，更加明確指出中國藉科技標準與國際組織滲透，試圖推崇「國家主導」發展模式，並以「一帶一路」等倡議擴散威權治理的示範效應，在全球範圍內挑戰現行國際秩序。因此該戰略強調美國將強化國內實力、完善聯盟與夥伴網路，以及謹慎管理競爭並確保穩定；除在管理競爭與確保穩定此點上有些許差異外，基本路線與第一任川普的強化國力與加強友盟合作並無太大差異，尤其在經貿路線上並未推翻川普的施政。不僅維持並強化關稅槓桿，更大幅擴張出口管制、強化外資審查，並推動國內產能回流與形成多邊合作機制，以落實對中國的「戰略競爭」與「風險去中依賴」等。

此種跨黨派、延續性對中國的全面戰略競爭定義，反映了美國國內跨黨派的普遍共識，而非僅是少數「鷹派」政治人物的個人思維；包含前後兩任政府均將中國視為「戰略競爭對手」，皆認為中國試圖改變國際秩

<sup>10</sup> Kat Devlin, Laura Silver, and Christine Huang, "U.S. Views of China Increasingly Negative Amid Coronavirus Outbreak," *Pew Research Center*, April 21, 2020, <https://shorturl.at/nPrTD>.

<sup>11</sup> Shawna Chen, "Senators Introduce Bipartisan Resolution to Label Xinjiang Abuses 'Genocide'," *AXIOS*, October 27, 2020, <https://shorturl.at/rqSpr>.

<sup>12</sup> "S.Hrg. 116-624 — The China Challenge: Realignment of U.S. Economic Policies to Build Resiliency and Competitiveness," *Congress.gov*, July 30, 2020, <https://shorturl.at/jp1BM>.

<sup>13</sup> Joseph Biden, "Interim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Guidance," *The White House*, March 2021, pp. 7-9, <https://shorturl.at/1f7UN>.

序；且川普第一任期內的各項關稅、經貿政策在拜登政府期間大多維持，雙方顯然均致力於減少對中國，特別是在供應鏈安全方面的經濟依賴。此外，為有效維持美國的科技領導地位，前後政府均藉由出口管制和實體清單，限制中國對於特別是半導體和人工智慧等先進技術的取得。在民主、人權等普世價值方面，前後任政府均對新疆、香港的人權紀錄採批判態度甚至祭出相關制裁；最重要的在安全領域，美國在印太地區的軍事存在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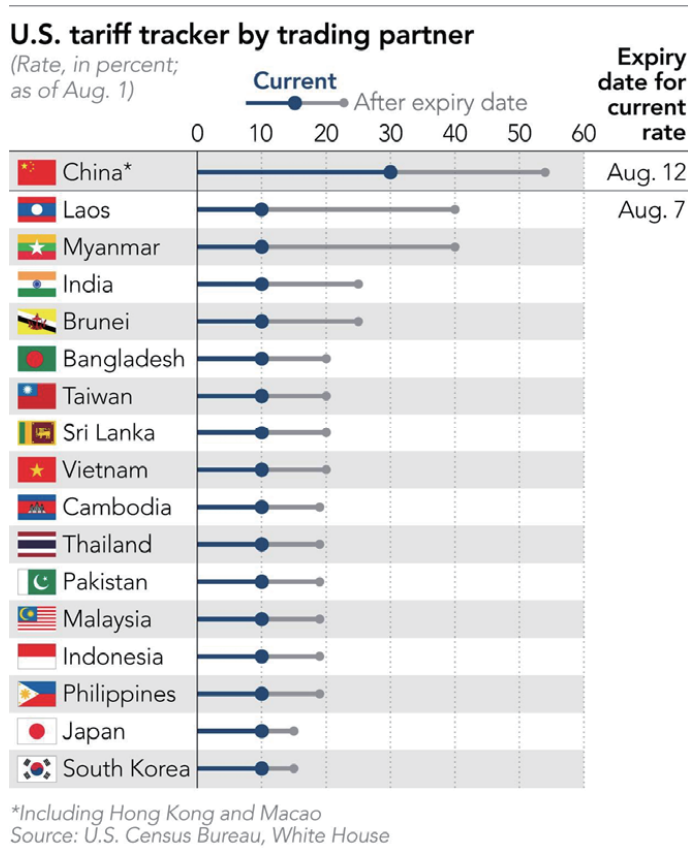


圖 2-1 美國對主要貿易夥伴關稅示意

資料來源：“Trump Tariffs: Asian Reaction to New US ‘Reciprocal’ Rates,” *Nikkei Asia*, August 1, 2025, <https://shorturl.at/jTFRB>。

續增強，包括南海的自由航行行動和對台灣的武器銷售，及大規模強化與盟邦的安全合作關係等。

在科技、經貿與關稅層次，前述基本川普延續自第一任期以來之政策，與全球各國分別達成關稅協議，但其整體核心似仍以中國為主要目標；此點從 2025 年 7 月 31 日發布的《互惠關稅行政命令》（*Reciprocal Tariff Rates Executive Order*）可看出，美國對所有經轉運（transshipment）以規避關稅的貨品一律加徵 40% 的罰款關稅，並且明文適用於透過第三國（包括加拿大、墨西哥）輸入的貨品；<sup>14</sup> 此一措施明顯針對那些原產自中國，卻透過鄰國以獲得零關稅或較低關稅而流入美國的產品。

在 8 月底最近期的關稅調整中，美國宣布對主要貿易夥伴國家維持 15% 至 20% 的關稅，包含歐盟、英國、日本、韓國與台灣等，但對中國仍維持 30% 的暫定關稅，待緩衝時間到期後將「恢復」至 54% 的關稅；除關稅外，川普延續並強化第一任期的貿易與技術限制，特別針對半導體、人工智慧和量子計算等先進領域。美國商務部對中國企業如華為和中芯國際實施嚴格的出口許可審查，採取「假定拒絕」（Presumption of Denial）政策，亦即商務部產業與安全局依據現行《出口管理條例》（EAR）對某些特定交易類型如出口、再出口或境內轉移等採一律拒絕模式，除非申請內容可自證排除「助長軍事用途」或「助長武器系統發展」的可能。<sup>15</sup>

亦即無論從經貿或商業領域而言，顯然川普的種種施政正逐步落實將中國視為「主要戰略競爭對手」的視角，並依此採取更為精確、廣泛的技術出口限制與貿易逆差平衡的相關調整。前述的政策工具核心精神，在於確保經貿與商業「除非證明絕無國家安全或外交政策風險」進而傷害美國國家利益，否則將一律禁止並進行有效控管，防範先進科技技術與軍民兩用產品流入對美國安全不利之途徑。

<sup>14</sup> Robin Brooks, "China's Transshipment of Goods to the US," *Brookings*, June 20, 2025, <https://shorturl.at/EwtXk>.

<sup>15</sup> "China Export Control Information," *BIS Export Control Officers*, <https://shorturl.at/Pc9PF>.

## 參、國安政策下的防務整備

依前述觀點而言，整體美國國家大戰略的調整將中國視為主要戰略競爭對手，自然其國防安全領域的相關政策與安排，自以中國作為主要應對目標。為了滿足整體國家戰略從反恐戰爭回到大國競爭的途徑中，2018 年的《國家防衛戰略》啟動了一系列的防衛結構調整，將防衛重點聚焦中國與俄羅斯兩大「修正主義大國」的長期博弈，並相對應進行軍力現代化、聯盟網路的強化以及整體國防體制改革。主要藉由此調整，確保美軍在印太地區的優勢地位，並重塑可對抗中國區域霸權與全球投射能力的「聯合力量結構」。

2018 年的《國家防衛戰略》有趣之處在於，其使用過去世界對美國的印象手段：「胡蘿蔔與棒子」（Carrot and Stick），一方面強調與北京建立「透明、可預期」的軍事互動模式，同時也整體性將「外交、情報、經濟、軍事」等綜合國力工具一體化，並「主動競爭擴大戰場空間」，強調進一步嘗試壓縮競爭對手的行動自由，迫使中國在綜合面向不利的前提下作出選擇與判斷，不僅要阻止中國尋求區域霸權，更要在預期潛在衝突中擊敗解放軍。而為達成此目標，美國整體的防衛態勢與部署就必須進行三大改革：軍事現代化、民主聯盟強化，以及軍事組織與體制的動態扁平化。

謂此，美國「太平洋司令部」（The United States Indo-Pacific Command, USPACOM）於 2018 年正式更名為「美國印太司令部」（The United States Indo-Pacific Command, USINDOPACOM），標誌著戰略範圍擴大到包含印度洋以應對中國日益增長的影響力，並致力於使整體部隊更「機動化、分散化、韌性化，以及更具殺傷力」；2021 年推出的《太平洋嚇阻倡議》（*Pacific Deterrence Initiative*, PDI）進一步強化與區域盟邦的安全合作與整體能力提升，加強美國在印太地區的嚇阻和防禦態勢，確保盟友和夥伴的整體防禦能力和戰備水平，從而提高駐紮部隊的反應能力和韌性，並建立彈性的後勤節點及更完善的飛彈防禦等。此外，更強調依靠 Quad 與 AUKUS 等機制強化先進防禦能力共享與合作，並加強共同促進海上安全、強化基礎設施、情資即時交換、強化反恐和網路安全等，而在川普任

期內這些安排與建置不斷持續被強化。<sup>16</sup>

由於中國整體「反介入／區域拒止」（Anti-Access/Area Denial, A2AD）的能力完備，嚴重威脅以「前緣存在」為戰略核心的，包含駐日與駐韓美軍在內等基地，因此「機動、分散與韌性」成為後續改革的重點。海軍2025年的計畫希望打造由381艘有人駕駛戰鬥艦艇和134艘無人水面及水下艦艇組成的艦隊，其中大型艦艇數量減少，而相對為因應部署地理位置以及強化機動分散功能，因此增加小型艦艇數量。<sup>17</sup>此外，機動與分散的具體實踐在海軍「分散式海上作戰」（Distributed Maritime Operations, DMO）<sup>18</sup>，其原則為「分散艦隊但打擊效果集中」，意味將海軍艦隊乃至單艇分散到更大面積的作戰區域，使敵人更難探知與戒備；並將傳感器和武器分散到更多平台，以減少單點打擊的影響；同時建構彈性、韌性的通訊網路將分散的部隊整合為協調的戰鬥力量。而此種作戰模式高度複雜，依靠強大的後勤補給與具韌性的指管通情系統的建立與維運，才能有效針對散布在不同區域的平台進行有效串聯。

相對應陸軍亦提出了「多域作戰」（Multi-Domain Operations, MDO）的改革，其核心概念係為有效應對中國和俄羅斯等大國威脅，需要在包含陸、空、海、太空、網路和資訊等全面性領域的作戰作出有效回應，因此陸軍組建了五支「多域特遣部隊」（Multi-Domain Task Forces, MDTFs）並將其中三支部署於印太區域的太平洋陸軍（USARPAC）域內。太平洋多域指揮部與日本多域指揮部的設立，為特遣部隊的作戰規劃、訓練和與其他部隊的協同行動，提供更高層次的指揮權和參謀作業，且將特遣部隊直接納入戰區級指揮結構，確保更快的目標週期，與改進的情報整合體系，以期配合更緊湊的作戰節奏。此次陸軍的改革，不僅加入M142高機動性多管火箭系統（M142 High Mobility Artillery Rocket System,

<sup>16</sup> Office of the Under Secretary of Defense, “Pacific Deterrence Initiative,” *Department of Defense*, May 2021, <https://shorturl.at/597Wb>.

<sup>17</sup> Phillip L. Swagel, “An Analysis of the Navy’s 2025 Shipbuilding Plan,” *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January 2025, <https://shorturl.at/MQEzg>.

<sup>18</sup> Ronald O’Rourke, “Defense Primer: Navy Distributed Maritime Operations (DMO) Concept,”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November 20, 2024, <https://shorturl.at/c4y9n>.

HIMARS）、堤豐中程飛彈發射系統（MRC/Typhon），以及具備反艦尋標器的精準打擊飛彈（Precision Strike Missile, PrSM），更強化整合衛星通訊（SATCOM）、全球定位系統（GPS）、電磁偵察、高空氣球和防禦性網路空間作戰等「多領域感知」，從多個面向突破前述 A2AD 的封鎖效應，從而達到機動且分散卻火力集中的效益。<sup>19</sup>

空軍相對應的作為則是「敏捷作戰部署」（Agile Combat Employment, ACE），此概念為減少對「大型固定空軍基地」的依賴，轉而使用分散的作戰地點進行短期部署，以使敵人難以瞄準並提高空軍的生存能力。以既有大型基地為中樞，建立「中樞－輻射」（Hub-and-Spoke）多點應變模式，根據威脅環境調整兵力部署至前線之距離以平衡生存能力與作戰效能，並將指揮權下放至最低適當層級，確保前緣部隊的獨立決策能力與機制，同時強化整合跨域能力，實現快速「殺傷鏈」轉換。而此種概念同樣需依靠強大的指揮管制、整合防空飛彈防禦以及後勤維保的綜合能力，並且後續強調與陸、海、海軍陸戰隊等其他軍種的跨域整合與協同行動。<sup>20</sup>

海軍陸戰隊則在「部隊設計 2030」（Force Design 2030）提出了「濱海戰鬥團」（Littoral Regiments）以及「遠征前進基地作戰」（Expeditionary Advanced Base Operations, EABO）概念，此種概念主要為印太地區的地緣環境設計，強調在「嚴酷、臨時地點」部署小型、機動且低特徵的基地，而此基地可以是濱海或近岸，甚至位於雙方劇烈摩擦與爭奪的戰場環境中；其主要任務包含支持制海作戰、在濱海地區進行拒止作戰、協助海上領域感知、提供前緣指揮、控制、通訊、計算、情監偵與目標識別和反目標識別等能力，且提供前緣作戰的後勤支援等。此種概念將基地視為核心，不僅部署大量感知系統與反艦飛彈，同時作為針對解放軍船艦的打擊與拒止重心，並由更多小型平台為基地進行補給與串聯，形成在敵方遠程砲火覆蓋持續存在的制海和拒止作戰模式。<sup>21</sup> 而濱海戰鬥團主要設計以多

<sup>19</sup> Andrew Feickert, “The Army’s Multi-Domain Task Force (MDTF),” *Congress.gov*, July 2, 2025, <https://shorturl.at/6strO>.

<sup>20</sup> Doctrine Note 1-21, “Agile Combat Employment,” *US Air Force*, August 22, 2022, <https://shorturl.at/i4apB>.

<sup>21</sup> David Berger, “Commandant’s Planning Guidance,” *Marine Corps*, 2019, <https://shorturl.at/BN1hq>.

領域作戰為核心，具備單獨可運作且強大的情監偵能力，專門應對海上攔截作戰、關鍵海域拒止打擊、協助聯合擊殺鏈的建立與維持，以及在複雜近海作戰環境中，高度與盟友保持整合合作與保持彈性。

與此同時，美國積極深化與區域盟友的合作，例如藉由擴大與菲律賓的《強化防務合作協議》（*Enhanced Defense Cooperation Agreement, EDCA*）基地使用權、為台灣提供實質性的防衛支持，以及提升與日本的聯合作戰指揮結構和互通與互操作性（interoperability）。這些聯盟合作是美國「外部平衡」戰略的關鍵，旨在建立集體嚇阻和防禦能力。這種雙管齊下的策略，亦即內部軍事轉型與外部聯盟強化，正在重塑印太地區的安全格局。美國在此處的戰略調整是一持續演進的過程，此區的安全結構亦是一動態演變過程，盟邦的合作關係以及盟友自身的強化與改革，決定了美國對中國嚇阻的成敗。

而美國在印太區域維繫整體安全態勢很重要且核心的機制，實際很大程度建構於「美日同盟」之上，美韓同盟的關鍵詞雖為維繫「太平洋地區」的和平穩定，但實際上美韓在相當近期才將防禦重心逐漸向整體太平洋擴展，歷史上其主要著重在維繫朝鮮半島的安全與穩定；雖日本和平憲法長期限制其軍事力量的發展以及對外合作，但擴大美日同盟適用與合作範圍的調整卻更為迅速與積極，其中一項最貼切的印證即是「印太」概念的發展源自於日本前首相安倍與時任外相麻生太郎（あそう たろう），其理論為建構以民主等價值為核心的廣泛同盟關係，以深化價值盟邦的合作乃至促進共同安全與繁榮。<sup>22</sup>

近期美國為其戰略需要，嘗試將兩個同盟進一步整合為一有凝聚力且更完整的印太戰略框架，以期有效應對廣泛、嚴峻的區域挑戰，特別是中國日益增長的威脅行徑；但或基於朝鮮自身持續且嚴峻的挑戰，使得韓國直到近期才逐漸朝向為更廣泛的印太安全和全球挑戰做出貢獻，而美國亦逐漸將美日韓三邊合作視為印太地區的「力量倍增器」（Force Multiplier），並且在印太安全威脅層次中扮演更深層的鏈結，以及向外擴

22 〈自由で開かれたインド太平洋戦略〉，《外交青書 2017》，<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2017/html/index.html>。

展之主軸。

簡言之，以美國為核心，美日、美韓、美菲，以及加上 AUKUS、Quad 等，多個結構在此區形成了以美國為核心的對中、對俄遏止的結構與鏈結；其中包含了並未結盟，但卻扮演重要角色的台灣。而在此結構之下，以及前述的美國整體大戰略調整下，各國實際做出了哪些因應作為？

## 肆、各國之因應與實際作為

### 一、日本

在前述美國大戰略重整下，為使雙方在「一體化」與「跨域作戰」的能力上更為協調與彈性，並能在「危急存亡事態」與「武力攻擊事態」情形下進行自衛隊內部跨域統一指揮，以及美日協同行動的目標與需求上，日本進行了戰後最大規模的軍事體制改革。2025 年 3 月 24 日，日本正式成立「統合作戰司令部」（Joint Operations Command, JJOC），由航空自衛隊中將長谷川賢一郎擔任首任司令；此項建構的核心在於將在戰時，直接對接美軍印太司令部建立「對等」的指揮關係，以及進行美日協同作戰，形成 JJOC 透過美日同盟框架，向印太司令部匯報和協調；而駐日美軍司令部則作為印太司令部在日本的行動力量，並協助整合當地美軍力量的指揮架構。

日本的防務改革主要受三項因素驅動：首先是中國在東海和台海的軍事活動日益頻繁，特別是對釣魚台（尖閣諸島）的主權挑戰；其次是朝鮮半島情勢的複雜化，包括北韓核武發展與飛彈試射；第三則是川普政府對盟邦「負擔分享」的強烈要求。在預算方面，日本承諾到 2027 年將國防支出提升至 GDP 的 2%，但川普政府已暗示希望日本進一步提高到 3% 甚至 5% 的水準，這對日本而言是巨大的財政壓力，因此此點仍待雙方後續的談判與商議。<sup>23</sup>

<sup>23</sup> Jesse Johnson, "Japan Denies U.S. Directly Asked it to Hike Defense Spending to 5% of GDP," *The Japan Times*, June 23, 2025, <https://shorturl.at/86OKq>.

而在軍事能力現代化層面，當前改革聚焦於「反擊能力」的建構，此點標示戰後長期「專守防衛」政策的重大調整，實際的改革層面包含「長程打擊能力」，亦即發展能攻擊「敵方飛彈基地」的長程打擊武器系統，同時整合全境內的「防空飛彈防禦系統」，進一步強化對敵方飛彈的威脅防禦，此外加強「西南諸島部署的強化」，在沖繩與琉球群島內重整與建立「前進部署能力」，主要應對朝鮮半島與台海情勢；「水陸機動團」的設置即是在實質上強化諸島防禦以及與美軍協同進行反奪島防衛任務的主要建置之一。

最重要的是，統合司令部的建立使日本首次具備了與美軍進行「無縫接軌」的聯合作戰能力，美軍相對應的將駐日美軍升級為「聯合部隊總部」，總部將直接向位於夏威夷的「美國印太司令部」匯報，並且主責規劃和領導駐日美軍在和平時期和潛在危機期間的各項行動。<sup>24</sup>

## 二、韓國

韓國的防務調整呈現出從傳統的「朝鮮半島中心」向「印太區域貢獻」的戰略轉變；過去駐韓美軍在未經韓國同意下，不得擅自參與或介入印太地區的衝突，以便維繫韓國的戰略自主。<sup>25</sup> 基於前述提及川普全面性的重整，以及應對現代化區域威脅型態轉變，美國已正式要求韓方將《美韓共同防禦條約》的適用範圍擴大到整個印太地區，這意味著韓國可能需要在台海或南海危機中承擔更多責任。<sup>26</sup>

2022 年底，美韓聯合司令部完成了從首爾龍山基地到平澤韓福瑞營基地（Camp Humphreys）的歷史性遷移，不僅標示著地理位置的改變，更象徵著美韓同盟從「被動防禦」向「積極部署」的轉變。韓福瑞營基地當

<sup>24</sup> Matthew Olay, "Defense Secretary Announces U.S. Forces Japan's Upgrade to Joint Force Command," *DOD News*, March 30, 2025, <https://shorturl.at/URSxZ>.

<sup>25</sup> James M. Minnich, "South Korea's Resumption of Wartime Operational Control," *Military Review*, May-June 2011, <https://shorturl.at/CNdRI>, pp. 4-5.

<sup>26</sup> Lee Hyo-jin, "S. Korea Faces Mounting Defense Pressure Ahead of Lee-Trump Summit," *The Korea Times*, August 6, 2025, <https://shorturl.at/5Ksy0>.

前成為美軍海外最大的基地，集結了聯合國軍司令部、駐韓美軍司令部和美韓聯合司令部三大指揮機構，此處將成為駐韓美軍「作戰樞紐」，能在緊急情況時進行兵力快速投送；<sup>27</sup> 當前駐韓美軍總人數約為 28,500 人，<sup>28</sup> 而作為對照中東地區總數約為 45,000 人。<sup>29</sup>

川普在第一任期曾提出要韓國支付 50 億美元軍費，<sup>30</sup> 而在第二任期內國防部長亦點出「北約 GDP 防衛支出目標 5%」的標準亦應適用於韓國；<sup>31</sup> 雖然韓國表明難以接受此種要求，但其確實亦正重新調整其國防預算並採購「顛覆性軍事技術」，包含根據「殺傷鏈」戰略和「韓國大規模懲罰與報復」（Korea Massive Punishment and Retaliation, KMPR）計畫發展太空、網路和電磁頻譜等新領域，以及核武與常規整合作戰概念與技術發展。<sup>32</sup> 雖其關注主要安全重點仍然是朝鮮，但近年來韓國正加大參與北約與美國的各项對話與安全合作，包含北約的「鎖盾」（Locked Shields）網路防禦演習、「烏克蘭全面援助計畫」等；2024 年的「戰略司令部」成立，主要負責規劃與執行軍隊的戰略行動以應對朝鮮核飛彈威脅與「地區安全挑戰」，並且尋求提升韓國軍隊的戰略嚇阻和反應能力等。<sup>33</sup>

### 三、菲律賓

菲律賓在小馬可仕（Ferdinand Romualdez Marcos Jr.）總統領導下，其整體國家大戰略從杜特蒂時期的親中路線顯著轉向親美友盟，主要因素

<sup>27</sup> 〈走進朝鮮半島最強美陸軍基地 能容納 4.5 萬美軍〉，《人民網》，2017 年 7 月 13 日，<https://shorturl.at/wCKvF>。

<sup>28</sup> “South Korea’s Defence Ministry Says No Talks Held with US on Troop Withdrawal,” *Reuters*, May 23, 2025, <https://shorturl.at/nR2Kp>.

<sup>29</sup> Mariel Ferragamo, et al., “U.S. Forces in the Middle East: Mapping the Military Presenc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June 23, 2025, <https://shorturl.at/o8r5P>.

<sup>30</sup> Choe Sang-Hun, “Trump Says South Korea Is Paying \$500 Million More for U.S. Troops. The Deal Says Otherwise,” *The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3, 2019, <https://shorturl.at/V1eb8>.

<sup>31</sup> Lee Yu-Jung and Kang Tae-Hwa, “U.S. May Require Korea to Spend 5% of GDP on Defense,” *Korea JoongAng Daily*, June 20, 2025, <https://shorturl.at/vD3Jo>.

<sup>32</sup> 林志豪，〈韓國《國防部業務報告》之安全意涵〉，《國防安全雙週報》，2023 年 2 月 3 日，<https://shorturl.at/NHzlp>。

<sup>33</sup> 廖禹揚，〈韓國新設戰略司令部 擴大規模應對北韓威脅〉，《中央社》，2024 年 9 月 18 日，<https://tinyurl.com/3vbjb8m4>。

包括中國在南海地區日益加劇的侵略行為，以及杜特蒂時期中國經濟承諾未能兌現的現實等。在美國整體印太防務重整架構下，菲律賓不僅深化了與美國的盟友關係，更拓展了與日本、澳洲、印度等其他重要夥伴的多邊安全合作。同時，菲律賓正積極推動大規模的國防現代化計畫，包括戰略基礎設施的建設與創新防禦策略的採納。這些調整不僅對菲律賓的國家安全產生深遠影響，也對印太地區的穩定與力量平衡構成關鍵的影響。

雖上任之初，小馬可仕曾承諾「與所有國家為友，不與任何國家為敵」<sup>34</sup>，然而中國在南海地區的衝突和「灰色地帶脅迫」日漸威逼且嚴峻，重新定義了菲國與中國的雙邊關係，更標誌兩國關係進入「明顯緊張甚至公開對峙」的階段。

2023年，菲律賓與美國針對允許美國軍隊輪換部署並在菲律賓基地建設和運營設施的《強化防務合作協議》的5個基地，額外批准擴展至9個，其中3個位於呂宋島北部直接面向台灣，而另一個位於巴拉望面向南海。小馬可仕總統甚至直接表明，在台灣遭入侵前提下，這些軍事基地對菲律賓將有助於快速支援和應對潛在的區域突發事件，此點標示不僅菲律賓願意加強自身防禦能力，更不斷強化其在區域安全防護中的角色。<sup>35</sup>美國正妥善運用EDCA並大力投資強化基地基礎設施，而承諾投注超過1億美元預算，將進行包括跑道修復、指揮控制設施、燃料儲存和武器庫等建設與強化等。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美國正在巴拉望西岸建設快艇基地，專門部署突擊艇和剛性充氣艇以支援南海的快速反應作戰。

此外，菲律賓正不斷強化與美國以外的民主盟邦合作，包含與日本建立準聯盟夥伴，簽署《互惠准入協議》（*Reciprocal Access Agreement, RAA*）以及藉由「官方安全援助」（*Official Security Assistance, OSA*）框架，接受日本提供之岸際雷達、巡邏艦艇，以及針對港口和機場建設援助等項目；與澳洲進行海上防禦能力建設與強化、海上態勢覺知強化（*Maritime*

<sup>34</sup> 徐家仁，〈菲總統小馬可仕演說 談主權稱寸土不讓、不樹敵〉，《公視新聞網》，2022年7月26日，<https://shorturl.at/fljIW>。

<sup>35</sup> Derek Grossman, "The Philippines Is Ever More Focused on Taiwan," *RAND*, February 1, 2025, <https://shorturl.at/oxM6V>.

Domain Awareness, MDA) 以及參與聯合演習等；對印度採購布拉莫斯飛彈，雙方進行海軍合作、聯合演習等；韓國則對菲律賓捐贈艦艇、協助海上執法培訓，強化海上態勢覺知，並參與聯合演習等。

菲律賓正在實施為期 15 年的軍事現代化計畫（至 2027 年），其中發展重點是海軍能力建設，旨在將菲律賓軍隊轉變為一支多領域、可信賴的防禦力量；該計畫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2013 年至 2017 年）側重於內部安全行動，第二階段（2018 年至 2022 年）側重於領土防禦能力，而第三階段（2023 年至 2028 年）則旨在提升菲律賓群島的防禦能力。其中第三階段計畫重點在提升國家的海上安全、空中監視、網路防禦和聯合指揮能力；此點標示其戰略重點從內部安全向外部領土防禦的根本轉變，<sup>36</sup>以現代化計畫與美國與各方提供的相關援助，菲國正加速建構小型、獨立的自動化系統、分散式感測器網路系統，以及多重海上或陸基平台的發射系統等，主要在不對稱為核心建構「豪豬防禦」(Porcupine Defence) 戰略，並訴求與美國等各方盟邦加速整合與合作進行全面現代化能力的提升。<sup>37</sup>

## 四、澳洲

從二戰以來澳洲始終是印太乃至全球安全事務重要且積極的參與者，在川普第二任期的防務轉型也最為快速與積極，其核心思維乃是從「區域防衛」(continental defence) 轉向建構「拒止戰略」(Strategy of Denial) 並尋求將其北部打造成「印太要塞」(Indo-Pacific Stronghold) 的構想，建立一支能夠阻止潛在對手在北部海岸線以外行動的防衛力量；這項轉型反映澳洲對中國威脅認知的根本改變，從過去的「經濟夥伴、戰略競爭者」轉向明確的「戰略對手」定位。<sup>38</sup>

<sup>36</sup> “Security Sector Modernization Makes PH Stronger, Self-Reliant,” *Philippine News Agency*, March 6, 2025, <https://shorturl.at/pYvln>.

<sup>37</sup> Robbin Laird, “The Porcupine Defense: How the Philippines is Revolutionizing Maritime Security with ‘Small, Cheap, and Independent’ Capabilities,” *The Second Line of Defense*, August 5, 2025, <https://shorturl.at/cjJP9>.

<sup>38</sup> Richard Marles, “Launch of the National Defence Strategy and Integrated Investment Program,” *Australian Government*, April 17, 2024, <https://shorturl.at/mZdkm>.

儘管川普不斷強調「美國優先」，但並未改變 AUKUS 及 Quad 作為澳洲安全事務現代化與區域防禦的核心；不僅藉由各方友盟力量協助澳大利亞獲得核動力潛艦技術，更涵蓋人工智慧、量子技術、水下技術等先進軍事能力的共享，大幅提升澳洲與英、美兩國的軍事互通性（interoperability）。此外，更與美國、日本、菲律賓等四國共同在南海舉行「高階防長會議」並承諾相互加強安全合作，包括協調在該地區投資基礎建設、網路安全以及海空領域的情監偵強化等；及與日本共同開發護衛艦、加強防衛科技合作，並透過共同訓練等方式提升協同作戰能力。近期，澳洲更公告將對日本進行升級版「最上級」（Mogami）護衛艦的採購，這亦使日本正式啟動戰後和平憲法框架下的最大宗防衛武器輸出計畫。<sup>39</sup>

AUKUS 夥伴關係包含兩個主要支柱。第一支柱是其核心，亦即以三國戰略夥伴關係，例如對核動力攻擊潛艦（SSNs）的採購計畫，也包含美英兩國核動力攻擊潛艦在澳洲的輪駐，一方面促進澳洲相關人員的培訓，同時增加核潛艦在該區的持續存在以強化嚇阻；而第二支柱則專注於六大關鍵技術領域的先進能力協同開發，包含水下、量子、人工智慧、先進網路、高超音速與反高超音速，以及電子戰等。<sup>40</sup>

2023 年《國防戰略評估》（*Defence Strategic Review, DSR*）及隨後的 2024 年《國家防禦戰略》（*National Defence Strategy, NDS*）基本代表澳洲自二戰以來最全面的國防態勢重新評估，從根本重塑其軍事能力和戰略前景，以應對迅速惡化的安全環境。其國防軍（Australian Defence Force, ADF）正從一應變突發安全事件的「平衡性部隊」蛻變成一支「綜合且更聚焦」的部隊，意味澳洲將有限的資源集中於嚇阻最重大、可能存在的生存威脅，明確專注於「最具影響力的風險」，亦即潛在的大國競爭。

澳洲陸軍正在進行「4 個 C」的全面轉型：概念（Concepts）、指揮控制（Command and Control）、能力（Capabilities）與文化（Culture），

<sup>39</sup> Alex Luck, “‘Upgraded Mogami Class’ is the New ‘New FFM’, with Japan Aiming for Australian ‘Tier 2’-Requirement,” *Naval News*, July 25, 2024, <https://shorturl.at/KvqF5>.

<sup>40</sup> Adam Broinowski, “AUKUS Pillar 2,” *Parliament of Australia*, August 15, 2024, <https://shorturl.at/CWge1>.

搭配「拒止戰略」作為核心，澳洲基本加大對濱海機動能力的建構，亦即投入建造 26 艘登陸艦艇、加強遠程精確打擊武器的遠程打擊能力，以及強化多領域作戰整合的綜合態勢感知能力等。除以 AUKUS 為核心外，澳洲持續加大與域內盟邦的安全合作，包含與日本簽訂《互惠准入協議》（RAA）以簡化部隊合作的行政門檻，使訓練和演習的複雜性和頻率得以提高，更積極擴大參與多邊演習、強化與菲國防衛合作推展《深化防衛合作計畫》（*Enhanced Defence Cooperation Programme*）等，更甚者藉「防衛合作計畫」支持與強化對巴布亞紐幾內亞、印尼、東帝汶、西南太平洋、東南亞、巴基斯坦和中東等國家的防務合作關係等。<sup>41</sup>

## 五、台灣

在印太地區大國競爭日益加劇的背景下，台灣作為主要受威脅方，近年來（2021 年至 2025 年）積極強化安全防衛，並深化與美國、日本等關鍵夥伴的合作關係，此外整體防衛核心轉向更具「嚇阻」和不對稱作戰能力的提升。雖台灣作為主要受威脅者，但基本整體展現高度自主性，不僅被動接受援助，更主動制定「整體防衛構想」，大幅增加國防預算，實施徵兵制與後備役改革，並大力投資本土國防工業等全姿態調整。期望藉由內而外的整體性強化，彰顯台灣在複雜地緣政治環境中，積極塑造自身安全未來的決心。

台灣的防務調整主要受中國軍事威脅加劇所驅動，特別是解放軍在台海周邊的頻繁軍事演習、灰色地帶行動，以及中國對台灣的 A2/AD 完備化。根據 2025 年台灣國防部發布的《四年期國防總檢討》（*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QDR*），台灣的防衛策略強調「全社會防衛韌性」（*all-of-society resilience*），從傳統的「消極防禦」轉向「主動嚇阻」與「不對稱作戰」，目的是在衝突發生前嚇阻潛在對手，並在戰時利用本土優勢延

---

<sup>41</sup> Richard Marles, “Australia-Philippines Defence Ministers’ Meeting November 2024 Joint Statement,” *Ministry of Defence*, November 13, 2024, <https://shorturl.at/yc87R>.

緩或擊敗入侵。QDR 明確將中國視為首要威脅，強調「防衛固守、重層嚇阻」的核心原則，融入多域作戰，涵蓋陸、海、空、太空、網路與認知領域。

由於解放軍快速現代化，以及大規模侵略性武力的建置，包含航母、隱形戰機與飛彈系統等對台灣形成包圍態勢，而傳統「對稱作戰」難以應對中國的規模與數量優勢，因此構思以「豪豬戰略」，利用地理優勢與高科技武器加上不對稱的思維進行防禦。雖缺乏正式邦交或防禦條約，但在整體防衛態勢上，仍強調與他國的合作及對話。如當前台美防務合作在 2021 年至 2025 年達到前所未有水準，美國視台灣為印太戰略的「前線堡壘」，提供武器、訓練與情報支持。根據美國國會研究服務處（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CRS）報告，2021 年至 2025 年美國對台軍售超過 280 億美元，包括 F-16 戰機升級、AGM-84H/K 增程型防區外地攻擊飛彈（AGM-84H/K Standoff Land Attack Missile-Expanded Response, SLAM-ER）、海馬斯火箭系統和愛國者飛彈。<sup>42</sup> 2025 年《國防授權法》（*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 NDAA 2025*）包括「台灣安全合作倡議」，建立美台軍事創傷護理計畫，並強化聯合訓練等。

美台當前合作形式大多有以下數點：

- （一）武器銷售與技術轉移：台灣自製潛艦計畫，美國提供敏感技術支援，協助台灣建造 8 艘「柴電潛艦」；2024 年美國國會通過《台灣關係強化法案》（*Taiwan Security Enhancement Act, TSEA*），加速對台武器交付。<sup>43</sup>
- （二）聯合訓練：美台進行「台美防衛指揮所電腦兵推」（computer wargaming simulations）和實兵演習，聚焦不對稱作戰；美國特種部隊在台灣進行低調訓練，強調城鎮戰與島嶼防禦。<sup>44</sup>

<sup>42</sup> Caitlin Campbell, "Taiwan: Defense and Military Issues," *Congress CRS Product*, July 25, 2025, <https://shorturl.at/mOk1F>.

<sup>43</sup> "All Info - S.4241 - 118th Congress (2023-2024): TAIWAN Security Act," *Congress.gov*, May 2, 2024, <https://shorturl.at/sAYbW>.

<sup>44</sup> Guy D. McCardle, "U.S. Special Forces Deepen Presence in Taiwan Amid Rising Regional Tensions," *SOF Support*, July 11, 2025, <https://shorturl.at/INB22>.

(三) 情報與網路合作：美國在台協會致力協助台灣發展良善的網路防禦能力，並強化網路執法能力乃至於強化關鍵基礎設施網路防禦能力等。藉由《美台 21 世紀貿易倡議》（*Taiwan-U.S. Initiative on 21st-Century Trade*）和《經濟繁榮夥伴關係對話》（*Economic Prosperity Partnership Dialogue*, EPPD）等協議和對話正式化等機制，雙方就網路安全、海上安全以及執法等層面強化對話與合作機制。

而台灣自身亦持續強化內部改革與現代化，其以「自主防衛」為核心將 2021 年至 2025 年國防預算從 GDP 的 2.1% 增至 2.5%（約 190 億美元），並重點投資不對稱武器如發展「豪豬戰略」，投資遠程飛彈（如雄風系列）、無人機（騰雲無人機）和反艦飛彈等。此外，更於 2024 年成立「全社會防衛韌性委員會」，強調民防與後備役訓練納入整體全面性防禦能力提升的計畫。更於 2024 年起將徵兵期恢復至一年，後備役訓練則增加至每年 14 天，目標是全面性檢視整體國家防衛動員能力。此外，更進一步加大投資中科院生產飛彈、步兵裝甲車和潛艦等武器自製能力提升等。總體而言，台灣一方面強化內部自主與整體防禦能力，外部更持續深化聯盟合作，探尋新的發展可能性，不僅著重於提升自身韌性，更試圖融入印太集體安全強化，以期共同應對非民主國家所造成之安全威脅挑戰。

## 伍、小結

隨美國將國安重心從「反恐戰爭」轉向「大國競爭」，並明確將中國定位為首要戰略競爭者，印太地區的安全格局也隨之劇烈蛻變。在川普政府第一任期所奠定的政策基礎上，第二任期更進一步透過強化經貿制裁、技術封鎖與軍事同盟網路，推動「自由開放的印太」願景，並以美日、美韓、美菲等傳統同盟，以及 Quad、AUKUS 等新興安全架構為核心，營造對中遏制與嚇阻的多層次防衛體系。

面對美國安全戰略的全面重整，區域內各國更相對應推動自身防衛現代化與視角重建：日本突破「專守防衛」框架，建立長程打擊與島嶼前進

部署能力；韓國從半島防禦擴大至印太整體部署，強化作戰樞紐與顛覆性技術研發；菲律賓重返美菲軍事合作懷抱，並藉由多邊協議蓄積海上拒止與態勢感知能力；澳洲加速向拒止戰略轉型，藉由 AUKUS 取得核潛艦技術並深化先進軍事科技整合；台灣則以「全社會防衛韌性」與不對稱作戰為核心，全面推動多域嚇阻與反介入／區域拒止的整合性對抗能力。

整體而言，美國的印太防務重塑與區域國家策略調整並非孤立事件，而是相互驅動、相互互補的有機、動態過程。透過「全政府途徑」與跨國聯盟體系，美國不僅提升在此區域的投射與嚇阻能力，也為區域夥伴創造更多防衛資源與合作平台，共同增進彼此防衛能力；同時，印太各國在各自威脅感知與戰略需求下，以創新思維與實際戰略思維重構與改變，構建更具韌性、分散化與網路化的防衛體系，並加強在民主友盟間的互動與合作。隨大國競爭持續演進與新興安全挑戰的不斷湧現，印太地區將持續成為全球地緣戰略的核心舞台，亦將考驗各方在聯盟凝聚、戰略協調與能力創新的長期韌性與決心。

但另一方面亦存在挑戰，川普與美國國內所謂「新右派」崛起，以「美國優先」路線作為一切政策之先行，勢必導致過往依賴美國防衛承諾的既有路線遭挑戰與調整，亦使中國等威權國家在權力重塑過程中伺機而動；大國競爭的加劇以及對「拒止嚇阻」戰略的明確關注，可能增加在台灣海峽或南海等關鍵熱點地區誤判或意外升級的風險，同時中國正把握川普交易性外交政策及潛在的對外援助削減的空窗增長影響力，友盟間與美國間的合作緊密將對此區未來安全前景的重塑有著最終影響的因素。

